

潘阆《酒泉子》的文本细读及其词学观

黄 海

(贵州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 贵阳 550025)

摘 要:潘阆《酒泉子》十首词常被认为是词史上较早的一组描写杭州山水的作品,但细读文本可以发现这组词并不只是山水题材,更多的是潘阆抒发自己复杂的人生体验和感怀。这组词结构精巧,其语言风格和审美意趣与潘阆的诗作风格很相似,体现了入宋后词的诗化趋势。这组《酒泉子》深受潘阆诗歌清淡、晓畅风格的影响,且潘阆词学观念也深受诗学观念的影响,因此才能创作出这组具有鲜明个性特色、言微旨远的词作。《酒泉子》组词在词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关键词:潘阆;《酒泉子》;文本细读;词学观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1)02-0031-09

doi:10.19742/j.cnki.50-1164/C.210204

唐代西湖尚未成为胜景,白居易诗词中优美的描写引发了人们对西湖优美风景的向往。尤其是《忆江南》三首词,刻画了苏杭的美景,也直接启迪了宋初潘阆的《酒泉子》组词的写作。夏承焘先生认为《酒泉子》组词显得“朴拙”,被后人重视是因为“在词里连篇累牍以山水风光为对象的,潘阆这十首联章体算是最早。他继承白居易三首《望江南》,而把它扩展为十首联章,所描写的又恰是新兴的大都市杭州、西湖的景物;当时人们很向往东南一带的山水、生活,也就自然喜爱这十首词了”^[1]。当代人们对这组词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如下几篇:李亮伟《论潘阆的山水词》赏析了《酒泉子》“长忆钱塘”“长忆西湖”“长忆西山”三首词,认为其展示了杭州的山水风光和人物风情^[2];邓乔彬、宫涛《潘阆的词论及其词作评议》一文认为潘阆词重纪实和叙事,清新自然,从娱乐功能过渡到言志功能,“开了词的诗化的先河”^[3];马里扬《“放情须远”与“用意愈深”——潘阆〈酒泉子〉的两面》梳理了《酒泉子》四印斋本与词综本的文字差异,指出这十首词应与潘阆的政治活动有关,而不是单纯的写景写物之作^[4],这一观点应是承清人张德瀛而来。张德瀛《词徵》卷一中将潘阆与苏轼等人并提:“词有与风诗意义相近者,自唐迄宋,前人巨制,多寓微旨……潘逍遥岛屿清秋,《蒹葭》托踪迹也。苏子瞻睡起画堂,《山枢》劝饮食也。晁无咎陂塘杨柳,《伐檀》力稼穡也。岳忠武收拾山河,《无衣》修毛戟也。”^[5]⁴⁰⁷⁹我们也认为《酒泉子》组词并非单纯的描写山水和风情,而是隐含着潘阆复杂的人生体验和心态,是他对自己人生的回顾

收稿日期:2020-12-01

作者简介:黄 海(1971—),女,文学博士,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中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词学、宋代文学。

基金项目:2018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多维视角下的宋词山水书写研究”(18YJAZH030)。

和感慨。除了词自身的嬗变外,更直接的原因是潘阆以其诗学观为词学观,并将其诗歌创作渗透到词的创作中的结果。因此,这组词也是宋代词坛“以诗为词”的先导。

中唐时期,文人填词主要是为了娱乐。韦应物、戴叔伦的《调笑令》、白居易的《长相思》《忆江南》、刘禹锡的《忆江南》等皆篇幅短小,语言流利,音律谐婉。白居易存诗近3000首,存词仅37首,可见词还没有受到文人的重视。白居易《忆江南》之一、之二中二句七言是典型的对仗,有律诗的影子;之三则三次重复“吴”字,由此可见填词的随意。《忆江南》三首成功之处在摄取了苏杭最具代表性的风景和人情,以点带面,成功将自己对苏杭的喜爱和眷恋传递给人们。三首作品明白如话,清丽自然,况周颐认为“唐贤为词,往往丽而不流,与其诗不甚相远也”^{[5]4423},是为灼见。清人郑文焯指出唐代文人诗、词文体意识尚不明确的事实:“唐人以长短句原于乐府,类皆附诗集以传,故谓诗余。初未闻别为一集而名之也。”^{[5]4333}在白居易的集子中,《忆江南》被归入“律诗”。可见中晚唐诗人并不重视词的创作,更不会主动收集、传播。随着《花间集》的刊行,南唐词的传播,词体的特质才逐渐明确,人们对词和诗的认识才有了区别。

晚唐五代时期,尽管人们将词视为诗之余,但也有人因为自身经历的特殊性和文学天赋,所创作的词已然有所寄寓,充满了强烈的主体感受,如韦庄、冯延巳、李煜等。他们的词开始像诗一样承载个人的生命体验和对人生的思考,词的意境得到开拓和深化。今存宋初词坛的三十来首词,“它们偏重继承的是花间词中韦庄、孙光宪、李珣的清疏淡远之风和南唐词人言志抒情的传统”^{[6]135},可以说是晚唐以降词坛新风尚的延续。其中,潘阆的词最为典型。

潘阆《酒泉子》与白居易《忆江南》高度相似:联章体、山水题材、追忆模式,明显是受《忆江南》的启迪。潘阆、白居易二组词篇章结构上都以“忆”起,描绘山水之美、人情之美,最后以渴望重游结尾,有对昔日美好生活的眷恋和时过境迁的怅惘。潘阆《酒泉子》之一、七、九首的结句,直接就在《忆江南》之二结句“何日更重游”基础上略作变动而成。不过,白居易作词是在词体尚未成熟时无意识地以诗笔写词,体现了中唐词为诗之余的情况;潘阆则是在晚唐五代词体成熟后有意识地以诗为词,体现了宋代词的诗化、雅化趋势。

一、抒情言志的《酒泉子》组词:以诗为词的先导

潘阆在杭州逗留十年,这一时期他以卖药为生,颇为逍遥。到杭州之前,他在京城科举失利。求仕不得,心情低落。离开杭州后,他再次入京,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差点儿丢了性命,亦做过小官。^[7]纵观其一生,既积极结交士大夫、僧、道、隐士之类的朋友亦不少;一方面期望能入仕求取功名,一方面又狷狂洒脱向往逍遥。心态的矛盾也导致他行为的复杂,杭州十年是他人生中相对平静和自由的时期,加之杭州城的风光优美、生活富庶,他对杭州的感情非常深厚。《酒泉子》这十首词不仅仅是因为专写杭州山水风情而备受推崇,更因为这组词在词史嬗变过程中有着独特的地位。这组词内涵丰富,不同于白居易《忆江南》单纯描绘风景,也不同于张志和《渔歌子》的隐逸情怀,潘阆笔下的山水书写中体现了宋初人们清冷平淡的山水审美,蕴涵着诗人跌宕起伏的人生体验,表达了他对世道人情的思考,是诗人有意所作之词。这组词的出现,上承南唐词,下启柳永、欧阳修等人之词,是士大夫之词兴盛的先导事实。这组词并不“朴拙”,无论从十首词的安排顺序还是每一首词的遣词造句,都体现了潘阆创作的苦心,是非常典型的诗人之词。

第一首如白居易《忆江南》一样,是开篇词,总写对杭州的印象。

长忆钱塘,不是人寰是天上。万家掩映翠微间。处处水潺潺。

异花四季当窗放,出入分明在屏障。别来隋柳几经秋。何日得重游。

人烟稠密、山高水多、树木葱茏、奇花竞放,仿佛天堂模样。宋初陶穀《清异录》“地理”中记载:“轻清华丽,东南为甲。富兼华夷,余杭又为甲。百事繁庶,地上天宫。”^{[8]11}潘阆以纪实的方式展现了杭州的都市风情,但仍沿袭了唐代词的简约,也或者说是“朴拙”。之后柳永则用赋笔写杭州城的风情,繁缛富丽,纯为赞美之意。潘阆则写“隋柳”,一下子将人们从眼前拉到过去,空间和时间的改变叠加,让人深叹物是人非,也隐然有美好难以永恒的嗟叹,这一主题在其他词作中也一再被强调,可见潘阆回顾人生时的落寞和失意。

《酒泉子》其二:

长忆钱塘,临水傍山三百寺。僧房携杖遍曾游。闲话觉忘忧。

梅檀楼阁云霞畔。钟梵清宵彻天汉。别来遥礼只焚香。便恐是西方。

第二首仍然是全景式的描写,不过侧重点从自然风景转向人文风景。潘阆好交友,从他现存的近百首诗作来看,他与隐士、道人、僧人均有交往。此词突出了杭州佛寺众多,礼佛风盛的风貌:“两浙路……人性柔慧,尚浮屠之教”^{[9]2177},也隐含着他对渴盼远离俗世,与高僧探讨佛理的生活,让我们看到潘阆逍遥江湖的隐士形象。

《酒泉子》其三:

长忆西湖,湖上春来无限景。吴姬个个是神仙。竞泛木兰船。

楼台簇簇疑蓬岛。野人只合其中老。别来已是二十年。东望眼将穿。

第三首则从全景式的描写转向特写,焦点是西湖。这首词强调了西湖的世俗之美:春景无限、美女如云、游船如织。“吴姬”多美貌,善歌舞,是宋词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女性形象。下片将西湖中间的小岛称为“蓬岛”,夹带了潘阆渴望成仙的意识。潘阆卖药为生,且与道人往来,期盼长生,逍遥如神仙,故下意识将普普通通的小岛比作仙山。“野人只合其中老”是词作中的大转折,情感陡然低落。自称“野人”本就有愤世之意,何况这一词句又是从韦庄《菩萨蛮》化来。韦庄词云:“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潘阆化用韦庄词句,不仅仅是因为韦词也是写江南,更多的是韦庄词中不得不淹留他乡的苦闷。韦庄在求仕路上的跌宕与潘阆求仕很相像,故而面对美景时联想起韦庄,化韦庄词以含蓄表达自己“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的愁绪。美好的享乐生活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情,时光催人老,潘阆“眼望穿”也无法东去。这首词表面写西湖无限春景,内里却是无限感慨!忧世叹时之意凿凿,不可当作普通的回忆看待。潘阆的这组词除了模仿白居易、张志和外,也可能是模仿韦庄《菩萨蛮》组词,将人生经历和感慨以含蓄的方式抒发出来。

《酒泉子》其四是这组词中最有名的词作之一,很多词选和文学史都会提到:

长忆西湖,尽日凭阑楼上望。三三两两钓鱼舟。岛屿正清秋。

笛声依约芦花里。白鸟成行忽惊起。别来闲整钓鱼竿。思入水云寒。

张志和《渔歌子》“松江蟹舍主人欢,菰饭莼羹亦共餐。枫叶落,荻花干,醉宿渔舟不觉寒”,所选取的意象,如枫叶、荻花、渔舟等,既是江南典型的秋天景物,也是清冷、自在等情感的载体。张志和面对清冷秋景,看重其闲适逍遥,故“不觉寒”,而潘阆作词时不但意象选择与张志和相同,其情感也类似。一别经年,潘阆想到杭州西湖的宁静和悠然,顿生“思入水云寒”之志。前面几首词均以纪实之笔描绘杭州城风景人情,以写实为主,绘出杭州城的优美风光,也显示出他对杭州生活的眷恋。但从第五首开始,词作中的情感就不单单是眷恋那么简单了。

《酒泉子》其五:

长忆孤山，山在湖心如黛簇。僧房四面向湖开。轻棹去还来。

菱荷香喷连云阁。阁上清声檐下铎。别来尘土污人衣。空役梦魂飞。

孤山得地利，山下为西湖，菱荷争艳；山上寺庙颇多，风过铃响，让人清心。潘阆好交友，除了士大夫外，也交了不少隐士、僧道，他的好友林逋就在孤山隐居，养鹤赏梅。潘阆对孤山的清幽和寺庙也很喜欢，这远离红尘的清雅生活给了他机会在孤山逍遥。这首词除了字词句自带“仙气”外，词的煞尾“别来尘土污人衣，空役梦魂飞”懊恼自己未能继续过这种清雅的生活，而是奔波在尘世，劳累无趣。杭州城的清幽在潘阆是苦，但离开西湖后的潘阆再没机会拥有当年闲云野鹤般的岁月了。潘阆的人生起伏跌宕，对孤山的描写越清静，越衬托出他人生的不如意。

《酒泉子》其六：

长忆西山，灵隐寺前三竺后。冷泉亭上旧曾游。三伏似清秋。

白猿时见攀高树。长啸一声何处去。别来几向画阑看。终是欠峰峦。

这首词上片是纪实：杭州西有西山，山麓上有灵隐寺，往南有上天竺、中天竺、下天竺等三峰，灵隐寺前即冷泉亭。看似普普通通的写景，却是最精炼的技法，此处的“朴拙”实则是机巧。故而逗出下片的虚写，晋代僧人慧理养白猿的典故为高山幽泉再增一层趣味，自然流露了向往和慧理一样自由自在生活的愿望。但是离开杭州后，“终是欠峰峦”，安宁自在的生活再也无从觅得，词作在写景之外流露出无限怅惘之情。

《酒泉子》其七：

长忆高峰，峰上塔高尘世外。昔年独上最高层。月出见觚棱。

举头咫尺疑天汉。星斗分明在身畔。别来无翼可飞腾。何日得重登。

此词充满了浪漫色彩，想象当年自己登上北高峰之塔，星河如在身畔的场景，神朗气清。现实则是“无翼可飞腾”，与其离开杭州后险有性命之忧的经历联系起来看，寓情于景，借景言情的手法很得中唐以来诗的神韵。

《酒泉子》其八：

长忆吴山，山上森森吴相庙。庙前江水怒为涛。千古恨犹高。

寒鸦日暮鸣还聚。时有阴云笼殿宇。别来有负谒灵祠。遥奠酒盈卮。

从其六开始，潘阆不再纪实写景，而开始虚写，为情造景。这首词虽写吴山，却更多抒发的是咏史怀古之情，也是借古人之不幸浇自己胸中块垒。吴山上的伍子胥庙，潘阆写“山上森森吴相庙”，构思很像杜甫《蜀相》“锦官城外柏森森”，以茂密阴森的树林来衬托无人凭吊的古迹。伍子胥功高而被杀抛入江水，潘阆将自己内心愤怒的情感投射到江水上，故写“江水怒为涛”。因为心中有愤懑，所以他对吴山的记忆是低沉压抑的，这对前面七首作品来说是一个跳转，杭州风景不只是留给他美好的回忆，也留有不愉快的一面。杭州古迹众多，潘阆独挑伍子胥庙来写，不能不说是他内心情感需要爆发而找到的口子。也就是说，他对杭州的回忆不单单是风景的回忆，更多是对那十年心态的梳理。

《酒泉子》其九：

长忆龙山，日月宫中谁得到。宫中旦暮听潮声。台殿竹风清。

门前岁岁生灵草。人采食之多不老。别来已白数茎头，早晚却重游。

龙山，即玉皇山，下有龙山渡。此词简单勾勒了龙山的地形和山中多灵草的情形，很显然潘阆并非怀念此地风景，而是在回忆自己过去逍遥求道的日子，感叹如今头已白却无法再寻幽的处境。其《岁暮自桐庐归钱塘晚泊渔浦》诗：“久客见华发，孤棹桐庐归。新月无朗照，落日有余晖。渔浦风水急，龙山烟火微。时闻沙上雁，一一皆南飞”，所绘龙山景致清冷微茫，并不值得留恋。因此潘阆词作在回忆中

仅仅简笔勾勒龙山景,其目的是在回顾人生、嗟叹人生。

《酒泉子》其十最为有名,后人常常称道。

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

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

通过前面对十首词的解读,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潘阆并非简单为写杭城风光而作。他的这组词整体构思精密:总述杭州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再对城中西湖、孤山等主要景点进行特写,再写外围的西山、吴山、龙山、北高峰,最后写城外之钱塘观潮,井然有序。情感方面也是层次清晰:从对优美风光、富庶生活的陶醉,转向对清新自然的美景的迷恋,再到心境的闲适与清静,最后感叹人生悲剧和难测。如此精心的结构,已经揭示潘阆创作这组词的用心良苦,绝非信手之作,更非应歌而为。潘阆在吴越一带颇有诗名,故其咏潮诗被李允画为图,后人多认为是据《酒泉子》(长忆观潮)词而作。我们如果仔细琢磨王禹偁的《潘阆咏潮图赞并序》(见后文),就会发现这是个误会。王禹偁序通篇在谈论潘阆的诗,特别是提及咏潮图两次:“写彼诗景”“诵诗以味之”,可见这幅图是据诗意而作,非据词而作。《宋朝事实类苑》卷36有一段与王禹偁为潘阆咏潮图所作序大同小异的文字:“近世又有好事者以潘阆遨游浙江,咏潮著名,则亦以轻绡写其形容,谓之《潘阆咏潮图》。阆酷嗜吟咏,自号逍遥子(中列举潘阆诗句与王禹偁序同,略)。又王禹偁亦赠诗曰:‘江城卖药常将鹤,古寺看碑不下驴。’其为名公赏激如此。”^[10]⁴⁶¹也是通篇谈诗,并未提及词。夏承焘先生也说“他有咏浙江潮的诗很出名,当时人把他画作‘潘阆咏潮图’。”^[11]故很多鉴赏文章中说“咏潮图”是依《酒泉子》词意而作是误会。

不过,《酒泉子》(长忆观潮)确实精彩,难怪后人会误以为《潘阆咏潮图》所画的是这首词。这首词写出了观潮时的壮观景致,也写出了钱塘潮的雄伟,眼见“疑沧海尽成空”,耳闻则“万面鼓声中”,将涨潮时潮头奔涌而来的气势渲染得非常形象。苏轼《有美堂暴雨》中间二联“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十分潋滟金樽凸,千丈敲铿羯鼓催。”应该受到潘阆启发,绘声状形都有《酒泉子》的影子。在宏阔的景致中,更为精彩的是出现了点景人“弄潮儿”,他们与潮头搏击,居然能“手把红旗旗不湿”,让人叹为观止。这首词煞尾非常耐人咀嚼,“梦回尚心寒”,为何而寒?为弄潮儿的行为?又或是回想离杭二十年来起起落落的人生,为自己差点丢失性命而寒?这首词整体呈现出阳刚之气,一扫晚唐五代词重婉约的趋向,是苏轼、辛弃疾等人创作豪放词的先驱。

潘阆《酒泉子》的诗化除了词体自身的嬗变因素外,潘阆自觉以诗的标准去创作词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潘阆留存的近百首诗作深受贾姚“清苦”诗风及元白平易诗风的影响,其诗歌的创作经验及诗学思想也是促成《酒泉子》这组词艺术成就的重要原因。

二、尚清的诗学思想

潘阆在宋初有诗名,其好友王禹偁《潘阆咏潮图赞并序》对潘阆及其诗有详细评述,玩味其序可见其诗歌的审美理想与其词相通:

贾阆仙以夺卷之忤,谪于长沙,李洞铸其像以师之;孟浩然以上书之句,弃于襄阳,王维图其形以观之。故能使穷辱之士弥光,风雅之道不坠。清气未尽,奇人继生,处士潘阆得之矣。处士总角之岁,天与诗性,故亲族骇其语焉;弱冠之年,世有诗名,故贤英服其才焉。今内翰广平宋公白赠诗云:“宋朝归圣主,潘阆是诗人。”其见许也如是。处士《自序吟》诗云:“发任茎茎白,诗须字字清。”又《贫居诗》曰:“长喜诗无病,不忧家更贫。”又《峡中闻猿诗》云:“何须三叫绝,已恨一声多。”又《哭高舍人畅诗》云:“生前是客曾投卷,死后何人与撰碑。”又《寄张咏诗》

云：“莫嗟黑鬓从头白，终见黄河到底清。”又《临江亭诗》云：“醉卧岂能妨燕雀，狂吟争不动鱼龙。”寒苦清奇，多此类也。然趣尚自远，交游不群，松无俗姿，鹤有仙格，脱屣场屋，耻原夫之流；栖心云泉，有终焉之计。言念吴越，跨江而来，钱塘、会稽，卖药自给，因赋浙江观涛之什，称为冠绝。

太子中舍李公允以春官之臣被墨绶之贬，好奇尚异，有古人风。乃出轻绡，征彩毫，写彼诗景，悬为句图，飞翰走僮，以越茂苑。且曰：“若得吴县序之、长洲赞之，可垂于不朽矣。”会予卧病不果。疾间之日，复出图以阅之，诵诗以味之。乃知处士之句，绝唱也；李公之画，好事也；罗君之序，乐善也；援毫赞之，以卒予志。^[12]

这篇序是王禹偁在宋太宗雍熙三年或四年（986 或 987）任长洲（今江苏省苏州市）知县时所写。^[13]⁶⁴序中有几点值得注意：王禹偁认为潘阆到杭州是“言念吴越”，未提其避罪。王禹偁另有《寄潘阆处士》一诗：“烂醉狂歌出上都，秋风时节忆鲈鱼。江城卖药长将鹤，古寺看碑不下驴。一片野心云出岫，几茎吟发雪侵梳。自应冷笑文场客，岁岁求人荐子虚”，可以与这篇序文参看。此诗用到张翰思鲈鱼归乡的典故，又云“自应冷笑文场客”，由此推测潘阆当时到吴越是科举失意，故其离开京城后能自在在地辗转各地卖药、吟诗。韩淲《涧泉日记》卷中载：“潘阆累试不捷，太宗登极，以龙蛇皆变，惟己轹轳，乃兴归隐之志、高放之情。吟诗寄陈希夷先生曰：‘不信先生语，刚来帝里游。清宵无好梦，白日有闲愁。世态既如此，壮心应已休。求归归未得，吟上水边楼。’既达宸聪，惧其言如讎上，乃逃于江表。数载后入灵隐山。”^[14]¹³也说其求功名不得而归隐。后潘阆离开吴越再度入京，王禹偁在《寄潘处士》诗中表达了自己对潘阆的赞美：“卖药先生白布衣，书来方信在京师。减君炉里烧丹术，助我山中买酒资（原注：处士自京寄白银相赠）。闲似野云终不仕，闭如笼鹤已多时。飘飘又去黄河北，更负中条几首诗。”徐规《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认为这首诗作于淳化四年（993），王禹偁在诗中提到潘阆卖药修道的闲散自在的生活。魏野《赠潘阆》诗中更是塑造了潘阆不羁狂放的形象：“昔年放志多狂怪，若比来今总未如。从此华山图籍上，又添潘阆倒骑驴。”^[15]颇有艳羡之心。王禹偁、韩淲等人对潘阆的认知与潘阆在《酒泉子》中塑造的自我形象一致，也可见《酒泉子》组词是潘阆用以抒情言志之作。

潘阆“发任茎茎白，诗须字字清”出自其《叙引》诗：“高吟见太平，不耻老无成。发任茎茎白，诗须字字清。搜疑沧海竭，得恐鬼神惊。此外非关念，人间万事轻。”潘阆自呈作诗殚精竭虑，承继了贾岛“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诗歌创作态度。他在《忆贾阆仙》一诗明确表达了对贾岛的认可：“风雅道何玄，高吟忆阆仙。人虽终百岁，君合寿千年。骨已西埋蜀，魂应北入燕。不知天地内，谁为读遗编。”既然对贾岛的评价如此高，学习贾岛“苦吟”的创作态度和尚清的诗学理想就很自然了，魏野《闻潘阆新授滁州散参因以寄贺》就说潘阆“会得君王无别意，只应图继贾司仓。”^[15]卷1页8，卷2页12

值得注意的是，潘阆提出了“诗须字字清”的诗学审美理想，王禹偁也肯定潘阆诗有“清气”“寒苦清奇”“趣尚自远”，并有诗《寄潘阆处士》云：“江城卖药长将鹤，古寺看碑不下驴。一片野心云出岫，几茎吟发雪侵梳。”肯定了潘阆苦吟的作诗态度和闲散萧疏的诗风。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也指出潘阆诗风上追唐风：“阆工唐风，归自富春，有‘渔浦风波恶，钱塘灯火微’之句，识者称之。”^[16]²到了清代，四库馆臣也云：“阆在宋初，去五代余风未远。其诗如《秋夕旅舍书怀》一篇、《喜雪》一篇，间有五代粗犷之习，而其它风格孤峭，亦尚有晚唐作者之遗。”^[17]¹³⁰⁶潘阆《渭上秋夕闲望》写长安风光，其中五、六二句“极浦涵秋月，孤帆没远烟”，方回称“清淡”；又《秋日题殚精竭力琅琊山寺》一诗“岩下多幽景，且无尘事喧。钟声晴彻郭，山色晓当门。深洞藏泉脉，悬崖露树根。更期来此宿，绝顶听寒猿”，方回云“此为滁州参军时作，有贾岛余韵。五、六、尾句尤高”。纪昀则说上述“二诗有唐意，风格自高。”^[18]²⁴⁸再如《岁暮自桐庐归钱塘晚泊渔浦》写钱塘夜景：“久客见华发，孤棹桐庐归。新月无朗照，落日有余晖。渔浦风水急，

龙山烟火微。时闻沙上雁,一一背人飞。”刘邵赞此诗“不减刘长卿”^{[19]286},胡仔认为潘阆此诗与刘长卿《题余干旅舍》、张籍《宿江上》、李建中《题望湖楼》等诗“材格相肖,语清新”^{[20]122}。

综上所述,众人多认为潘阆诗风学晚唐,以“尚清”为特点。宋初宗贾姚之诗风颇为盛行,潘阆诗风也是顺应北宋初期诗坛风尚。但潘阆等人在学贾姚的同时,也受白体诗风影响,遣字造句趋于平易。这种间杂贾姚和白居易诗风的成因,正如张毅总结的:“在宋初,构成中国思想文化支柱的儒、道、释三家进一步合流蜕变受其影响,一些作家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情趣趋于清静无为、自然适意,在文学上形成了追求平淡清远的思想倾向。因此审美情趣也就从唐人那种热情奔放,色彩明丽,雄浑豪放,变为平淡清冷,朴实自然,幽远高雅。作家留意的不是外在的事功,而是内心的宁静和精神的解脱。因此整个文学思想的发展,带有由外向内收的特点。”^{[21]53}

潘阆的诗学思想和诗歌风格明显渗透到他的词学思想和词的创作中,具体体现在《逍遥词序》及《酒泉子》组词中。

三、自觉的词学思想:诗、词一理

《逍遥词序》是潘阆现存仅有的一篇论词之文,集中体现了他的词学思想:诗、词一理,是他有意识将诗学理想迁移到词学理想的结果。《酒泉子》组词则体现出与其诗歌相似的风格“尚清”,且贯彻了他诗、词一理的词学思想,从各个角度抒发了他的人生体验和感叹,并非单纯写景之作。

茂秀茂秀,颇有吟性,若或忘倦,必取大名,老夫之言又非佞也。闻诵诗云:“入郭无人识,归山有鹤迎。”又云:“犬睡长廊静,僧归片石闲。”虽无妙用,亦可播于人口耶。然诗家之流,古自尤少,间代而出,或谓比肩。当其用意欲深,放情须远,变风雅之道,岂可容易而闻之哉!其所要《酒泉子》曲十一首,并写封在宅内也。若或水榭高歌,松轩静唱,盘泊之意,缥缈之情,亦尽见于兹矣。其间作用,理且一焉。即勿以礼翰不谨而为笑耶。阆顿首。^{[22]708}

在《逍遥词》附《与茂秀书》中,潘阆高度评价茂秀的诗,其诗呈现出闲散清淡之风貌。他明确指出作诗须“用意欲深,放情须远”。基于对茂秀诗作的肯定,他以同样的审美情趣和思维方式创作的《酒泉子》组词,自认为有“盘泊之意,缥缈之情”,明显承继了唐代皎然诗论的观点。可见,潘阆对词的认识不只是可以高歌静唱,更要有言外之意,开词有寄托这一思想之先声。潘阆认为自己的组词适宜“水榭高歌、松轩静唱”,显见是抒发自我情性之作,而不是欧阳炯《花间集叙》所描绘的“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的唱词环境。换言之,潘阆认为词具有抒情言志的自娱功能,而不是交付于歌儿舞女的娱宾遣兴。

仁宗朝的晏几道、张耒、晁补之、黄庭坚等人也多以诗学的标准谈论词作,应受到潘阆的影响。南宋词坛的复雅之风,追溯起来也与潘阆认为诗、词“理且一焉”的思想有紧密联系。潘阆《酒泉子》词上承白居易《忆江南》、张志和《渔歌子》,下启欧阳修描写颍州西湖的《采桑子》组词,开启了词史上以山水题材写身世人情之风。苏轼、辛弃疾、姜夔等人均沿这一趋势创作出不少佳作名篇。

潘阆“字字清”的诗学理想在其《酒泉子》组词中同样有体现。《酒泉子》组词被后人看重的往往是其超逸,首次如此评价潘阆词风的应是黄静《逍遥词附记》“词翰飘洒,非俗子所可仰望”。这一评价得到后人响应,如明代杨慎《词品》卷三评潘阆词云:“诗句往往有出尘之语,词曲亦佳”,王鹏运说“北宋人词,如潘逍遥之超逸”,况周颐亦云“句皆清新,境尤高绝,非食人间烟火者所能道”,《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综述“宋初令曲承袭唐余,渐易秣腴为清雅。阆之作,颇似张志和之《渔父》”等等^{[23]152-154},均肯定了潘阆词的清雅出尘,与历代对潘阆诗的评价意趣相同,亦可见潘阆在创作中“以诗为词”的成功,已是

有宋一代士大夫以词抒发自我情志之先声,词与诗的界限在趋近。

潘阆《酒泉子》组词明显体现出诗化、雅化的趋势。《酒泉子》“长忆孤山”一词和《孤山寺见从房留题》一诗,均描写孤山。咏孤山诗云“宝塔孤峰顶,师居积翠中。四边湖水绕,一迳郭门通。香滴松梢雨,凉生竹簟风。闲吟与闲坐,此兴与谁同。”通篇清雅无尘,语言自然工整,与“长忆孤山”一词相仿。“长忆吴山”一首可以参考《癸未岁秋七月祷禹庙》:“万古稽山下,森森大禹祠。幽人来暗祷,灵魄望潜知。帝虑河频决,民忧业旋移。自惭无异策,载拜泪双垂。”潘阆浪迹吴越,所见并非都是自然风景,古迹也引发他的感慨,“长忆吴山”一词凭吊伍子胥,与这首诗凭吊大禹风格类似,均写出了时间的流逝、空间的变换,对曾经的有用之才与如今鲜少人凭吊的冷落进行对比,自然烘托出“是非成败转头空”的人生虚无感,也折射其内心渴望有用于世的深层意识。《阙下留别孙丁二学士归旧山》“名利路万辙,我来意如何。红尘三尺深,中有是非波。波翻几潜没,来者犹更过。归去感知泪,永洒青松柯”这首诗,用来注释“长忆观潮”一词再恰当不过。钱塘潮之凶猛与人世间的是非,一样来势汹汹,变幻难测,潘阆结交了不少士大夫朋友,仕途上也是起起落落,他是旁观者清,深知仕途险恶。又兼其主动参与政事,更是亲身体会自身努力与时运的不可把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故其借弄潮儿形象反观自身,发出“梦觉尚心寒”之叹就非常贴切和有深意。

宋初持“诗、词一理”观念的不只是潘阆,我们再看潘阆的好友王禹偁的《点绛唇》:

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水村渔市。一缕孤烟细。

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平生事。此时凝睇。谁会凭栏意。

这首词词风清新自然,与潘阆《酒泉子》组词相比,刻画景物更为细腻,抒情言志更为明显。被迁长洲知县的王禹偁,面对秀丽的江南景色,生发出无限感慨,怀才不遇的落寞自然呈现,此词的主题和写法与其诗并无两样。再如陈尧佐《踏莎行》:

二社良辰,千秋庭院。翩翩又见新来燕。凤凰巢稳许为邻,潇湘烟暝来何晚。

乱入红楼,低飞绿岸。画梁时拂歌尘散。为谁归去为谁来,主人恩重珠帘卷。

据文莹《湘山野录》记载,此词当为感谢吕夷简举荐词人的感谢之作,与唐代朱庆余《近试上张籍水部》相参看可知其明显受诗的影响,以闺情寓己意。

总之,通过细读《酒泉子》组词,我们应该承认现行的文学史和词史研究,低估了潘阆的词学观和词作成就,也低估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和意义。从其《酒泉子》组词,可见宋初词坛诗人作词,已在自觉不自觉中有诗化趋势,从语言到主旨都超越了花间范式,以词咏怀。正是因为宋初对晚唐五代词抒情言志功能的延续和拓展,之后的晏殊、柳永、欧阳修等人继续沿着以词抒写士大夫情怀和人生感慨的路子前行,苏轼更是以词写人生,风格更加多样化。仁宗朝后,词的诗化、雅化趋势愈加明显,以至于李清照提出“词别是一家”的观念,强调在词的诗化过程中要注重词体的特质,避免词与诗的同质化。

[参 考 文 献]

- [1] 夏承焘. 西湖与宋词[J]. 杭州大学学报. 1959(3).
- [2] 李亮伟. 论潘阆山水词[J]. 文史知识. 2010(10).
- [3] 邓乔彬. 宫涛. 潘阆的词论及其词作评议[J]. 洛阳大学学报. 2006(3).
- [4] 马里扬. “放情须远”与“用意愈深”——潘阆《酒泉子》的两面[J]. 古典文学知识. 2017(2).
- [5] 唐圭璋. 词话丛编[C].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6] 刘扬忠. 唐宋词流派史[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 [7] 王兆鹏. 北宋隐士词人潘阆生平考索[J]. 文史哲. 2006(5).

- [8] 陶穀. 清异录[M]//宋元笔记小说大观.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9] 脱脱. 宋史:卷 88(志第四十一)[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0] 江少虞. 宋朝事实类苑:上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11] 夏承焘. 西湖与宋词[J]. 杭州大学学报. 1959(3).
- [12] 王禹偁. 小畜外集:卷 10[M]. 四部丛刊本.
- [13] 徐规. 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14] 韩淲. 涧泉日记:卷中[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5] 魏野. 巨鹿东观集[M]. 影印“古逸丛书三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
- [16] 叶绍翁. 四朝闻见录:甲集[C]. 北京:中华书局,1989.
- [17] 纪昀,等.《逍遥集》提要[M]//四库全书总目.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18] 方回选评. 纪昀刊误. 瀛奎律髓[M]. 合肥:黄山书社,1994.
- [19] 刘邠. 中山诗话[M]//何文焕. 历代诗话[C]. 北京:中华书局,1981.
- [20] 胡仔. 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 17[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 [21] 张毅. 宋代文学思想史[M]. 中华书局,1995.
- [22] 王鹏运. 四印斋所刻词[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23] 孙克强. 唐宋人词话:增订本[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

Intensive Reading of Pan Lang's *Jiuquanzi* and Study on his *Ci* Thoughts

Huang Hai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25, China)

Abstract: The group of *Jiuquanzi* written by Pan Lang is often regarded as the first collection of works describing Hangzhou's landscape, but an intensive reading reveals that these works are not only a theme of describing landscape, but also a revelation of his life experience and feelings. The structure of these works are exquisite, and the language style and aesthetic interest are very similar to his poem, which reflects the trend of *Ci* in Song Dynasty. This group of *Jiuquanzi*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his *Ci* thoughts which is influenced by his poem thoughts. *Jiuquanzi* has an important position and influence in the history of *Ci*.

Keywords: Pan Lang; *Jiuquanzi*; intensive reading of the text; *Ci* thoughts

[责任编辑:孟 西]